

燕泥集

李希凡



Yanni Ji Li Xifan

燕泥集

李希凡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
封面插图：陆震伟

燕 泥 集

李希凡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总 经 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7.375 插页6 字数101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0190-8/I·145 定价：2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，共收23篇。

祖国的高山大川、名城古迹、江南水乡、漠北草原等为多少文人所描绘，而这里的诸篇却另辟蹊径，别有一功。这些篇什，不是单纯地描山绣水，也不全是在行文中撷拾些史料掌故，引用些古人吟咏，而是吸引读者跟作者一起到历史老人面前，一起抚今追昔，评说千古风流人物，一起欣赏旧貌变新颜。作者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，涂上浓郁的感情色彩，娓娓说来，摇曳生姿，使人既感到亲切有味，又获得思想、道德及知识的教益。

这是一本具有鲜明特色的学者型的散文集。

序 言

袁 鹰

读罢《燕泥集》的二十多篇散文，既羡慕希凡同志有那么多良机的徜徉于名山胜水，古都新城；更羡慕他有一枝生花妙笔，有情有景，有理有文。他写到过的地方，有一半以上我也曾到过，有的还是同他一起去的，但我却两手空空，并非不写，写不出也。

我们祖国的许多高山大川、名城古迹、江南水乡、漠北草原，以至塞外离宫、南疆花城，不仅每年招引来数以十万、百万计的四面八方、远涉重洋的中外旅游者，也呼唤着许多文人学者的脚步。他们的意兴，不仅在山水亭台、花卉草木

之间，却偏爱从秦砖汉瓦唐碑宋塔以至明清园林街巷中，沉醉于遥远清幽的历史氛围，感受那悠长而厚重的千年文化积累。吐而为文，就给我们的文苑增添一批不同凡响的篇什。这一种学者型的散文随笔，于抒情、叙事、怀人、咏物诸种门类之外，另辟蹊径，不是单纯地描山绣水，也不全是在行文中摭拾些史料掌故，引用些古人吟咏，而且吸引我们跟作者一起到历史老人面前，一起抚今追昔，评说千古风流人物，一起欣赏旧貌变新颜。作者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，涂上浓郁的感情色彩，娓娓道来，摇曳生姿，使读者既感到亲切有味，又得到许多思想、道德和知识方面的教益，提高审美情趣。以前读柯灵、秦牧、黄裳等同志散文，就曾多次获得如饮醇醪的精神满足，感到如游历史画廊般的艺术享受。今天，希凡这一把零落的燕泥，洒落下来，同样使我流连忘返。

希凡同志是一位文艺评论家，“红学”专家，多年来他受着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陶冶和哺育，又一直致力于我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的研究。这就使他的散文具有一种历史的凝重感，而且带有他钻研文史和古典文学的特色。

这些特色，在巴蜀、中州、苏北诸篇里似乎尤为明显，或许他从峨眉山色、青衣江水、洛阳牡丹丛和嵩山古树林中接来了一些大自然的灵气，也未可知。它们是如此浓烈，又如此迷人，以致那些写广州、深圳、自贡的篇章，竟被挤到一旁，不那么光彩夺目了。

宋元佑年间的马存，曾经对他的好友盖邦式议论过司马迁的文章，极其精彩。他说：

子长(即司马迁)生平喜游，方少年自负之年，足迹不肯一日休，非直为景物役也，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，然后吐而为书。今于其书观之，则其平生的尝游者皆在焉。

于是他就分别历举司马迁的游踪对他文章风格的影响：

南浮长淮，溯大江，见狂澜惊波，阴风怒号，逆走而横击，故其文奔放而浩漫。望云梦洞庭之波，彭蠡之渚，涵混太虚，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(无边无

底)，故其文停蓄而渊深。见九嶷之芊绵，巫山之嵯峨，阳台朝云，苍梧暮烟，态度无定，靡曼绰约，春妆如浓，秋饰如洗，故其文妍媚而蔚纡（曲折而有文采），泛沅渡湘，吊大夫（指屈原）之魂，悼妃子（指虞舜的两妃娥皇、女英）之恨，竹上犹斑斑，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？故其文感愤而伤激。北过大梁之墟，观楚汉之战场，想见项羽之喑呜，高帝之谩骂，龙跳虎跃，千兵万马，大弓长戟，交集而齐呼，故其文雄勇猛健，使人心悸而胆栗。世家龙门，念神禹之巍功，西使巴蜀，跨剑阁之鸟道，上有摩云之崖，不见斧凿之痕，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。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夫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峰，彷徨于汶阳洙泗之上，故其文典重温雅，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。

这段文字，写得奔放雄奇，汪洋恣肆。总括起来，他认为司马文章“奔放浩漫”、“停蓄渊深”、“妍媚蔚纡”、“感愤伤激”、“雄勇猛健”、“斩

绝峻拔”、“典重温雅”这种种风格，都得力于周游各地，既饱吸山水灵气，又增进了历史文化知识和生活阅历，同时也对现实社会、风习人情作了深入考查和细致的观察，这样，他就得出结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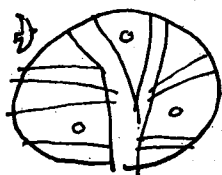
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，可惊可愕，
可以娱心，使人悦，使人悲者，子长尽
取而为文章，是以变化出没，如万象供
四时而无穷，今于其书观之，岂不信
乎？（《赠盖邦式序》，引自冯其庸主编《历史
文选》）

我所以不厌其详地抄录下马存这一大段精辟华彩的议论，并不是要把当代的评论家李希凡拉去同两千年前的太史公相类比，那是比不得的。我只是想说特别对我们散文作者来说，司马迁的文章和风格，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。《史记》这部皇皇巨著，虽可列入广义的散文领域，但毕竟应该算作历史或传记文学，马老先生的高论奇文，与其说评价《史记》，不如说是形象地论证周游天下对创作风格产生影响的一

般规律。这自然是有道理、有见地的。但是我
觉得倒还是司马迁本人说得更全面些：读万卷
书，行万里路。这两者应该并重，决不能偏废。
希凡同志在这两方面都很有可观，不吝惜自己
的心血和汗水，久而久之，当然就得到自然、社
会和书本给予的丰厚报偿了。

我和作者订交已有三十二年。那时他以一个敢于向学术前辈挑战的“小人物”踏上文坛，不过二十六七岁光景，来到人民日报社工作。在文艺编辑的岗位上孜孜矻矻，经历了风雨阴晴，转眼间临近花甲之年。他编完《燕泥集》，嘱咐我写几句话。我随便问：“好像是你第一部散文集吧？”他点点头，却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：“三十多年一起工作，要分手了，你就写几句留作纪念吧。”我明知道他即将奉调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，但是三十二年朝夕相处，好几次一起出差，十年动乱中一起住过一年“五七干校”，挖渠种地，脱土坯，“斗私批修，触及灵魂”，一起经历过许多难以忘却的时日。乍听到“留作纪念”这四个字，不免油然浮起几缕惆怅情绪。继而一想，这类事本属正常，就像他所熟悉的一位红楼名媛王熙凤女士的名言：“千里搭长

篷，没有不散的筵席。”筵席散尽，人去楼空，而真挚的友情却是长存的。而且，到研究院以后，他会有机会走更多的地方，更会有机会读更多的书。那么，作为老朋友，自然就更有理由期待着他的第二本、第三本散文集。



目 录

序言.....袁 康

古城淮安纪行..... 1

云台小记..... 7

南行两章

湖畔漫步..... 14

淀山湖之行..... 23

谒绍兴鲁迅故居二题

百草园的遐想..... 31

在咸亨酒店里..... 39

巴蜀九篇

丞相祠堂何处寻..... 48

草堂诗圣著千秋..... 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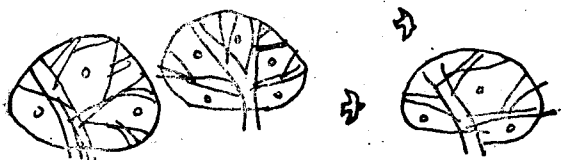
离堆江水接天流..... 69

青羊宫与二月花会..... 78

过三苏祠..... 85

乐山“朝佛”..... 92

峨眉半山巾.....	100
山城一日.....	108
江舟琐记.....	118
金陵掇拾.....	130
扬州一瞥.....	142
欢乐的牡丹王国.....	151
——花城洛阳散记	
中州访古.....	163
羊城掠影.....	174
在深圳大学作客.....	182
自贡奇观.....	191
兴城遗迹.....	206
富春江上.....	214



古城淮安纪行

淮安不是我的故乡，但在我的同行旅伴中，却有两位出生在淮安的作家袁同志和潘同志。袁同志这样热情地赞颂了他的“故乡水”：“不管走到哪里，我的心头，永远会注满故乡的水，不仅更加亲切温馨，而且更加甘美醇厚，年年月月，毕生难忘……”潘同志三十六年后重回故乡。他被周围的新面貌、新局面感动了，对年近花甲的老伴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故乡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乡。记住，这是总理的故乡呵，也是吴承恩的故乡。”

瞻仰总理故居时，袁同志指着院中的一口水井说：“这就是总理幼时跟随乳母劳动、提水

浇园的井，来，喝一口吧！”是的，当然要喝！我端起小水桶饮起来，这虽非我的故乡水，却一样注入我这异乡人的心头，甜透我这异乡人的心头！

我是从北京来淮安参加首届《西游记》学术讨论会的。

根据袁同志的建议，我们选择了从镇江乘公共汽车渡江的路线，渡江后沿运河北上，一路上袁、潘两同志指点江河，缅怀旧事，也时时激起我的遐想。途经扬州，望着镶嵌在万绿丛中的高塔，那就是曾经繁华一时又受到多少诗人留连歌赞的历史名城吗？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下车做一日的盘桓。

运河两岸绿树成荫，鹅鸭群集，河中帆船林立，岸上水田如画。这是苏北吗？它和我在苏州、无锡所见，有什么两样呢？孤陋寡闻的地理知识，使我茫然了！我心目中的苏北，虽非荒草离离，却也该是接近北方地理物产特点的旱田，而不是水乡。我以此询问袁同志。他告诉我，那要以淮河为界，只要过了淮阴，你就会看出地理物产的变化。他开玩笑地说：“你的故乡是北通州，和我们也是同饮一河水嘛！”是呵，我们的

祖国多么辽阔！如果我的故乡，也能有这般的江河水土，那岂不是“河北江南”了，更何况它的河道有一大半早已淤塞！……在这样的土地上，怎能不产生聪俊之士，怎能不产生绚丽多彩的文学！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具有浓郁的神话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《西游记》，就成书在这里。吴承恩是怎样的饱学之士，又有着多么丰富、深刻的社会和生活的知识，又是一个多么富于幻想的开朗、乐观的性格，都在他这部杰作里得到了充分的说明。

汽车终于驰下了运河长堤，高耸的镇淮楼出现在眼前，这就是素有“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”之誉的古城淮安了。周总理的故居，就座落在镇淮楼西北隅三百米处的驸马巷内。淮安县人民政府已把故居修复到1910年原貌，并已正式开放，近年来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几百万人，瞻仰总理故居，缅怀他为祖国、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，学习他为党、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、奋斗终生的崇高品格。

在汽车驶向淮安宾馆的拐角处，忽然在我的眼睛里闪现出一小巷，瓷铁牌上的名目是“赛娥巷”。我不禁失声叫起来：“怎么会有赛娥

巷？”袁同志笑着说：“岂只有窦娥巷，还有蓼儿洼呢！”是啊，关汉卿写冤杀窦娥，不就在山阳县吗？元朝改淮安军为淮安路，山阳县正是淮安城的原名。而楚州又是淮安从隋唐到北宋的改郡为州的旧称。在《水浒》中，受招安、征四寇胜利还朝的宋江，“加官晋爵”到楚州任安抚使，被御赐鸩酒毒死在任内，最后死难的水浒英雄，全部“魂聚蓼儿洼”。

这些当然都是文学家的创作。据传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，曾长时间居住在淮安的河下镇；那么，关汉卿也总是和淮安有过什么渊源吧！他们把自己作品的地理背景都写在淮安，也可见当时的淮安影响之大，它是那样吸引着“文人墨客”的关注。其实何止这些，历代诗人，特别是唐宋诗人，如唐代的李白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杜牧，以至宋朝的苏轼、黄庭坚、文天祥等，不也都或多或少地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笔踪墨迹么？更何况淮安自己就孕育、荟萃了多少文武奇才！汉赋的开创者，以写《七发》闻名的枚乘，就出生在山阳县；建安七子中的陈琳，也是淮安人。淮安出名将，更是遐迩知名。协助刘邦灭楚兴汉的大将韩信，在这里有着他落魄时的遗迹——韩